

# 粵語中常見的謂詞詞尾

張 洪 年

## (一) 概 說

中國的文法家向來都是詞分虛實的。馬氏文通說：

凡字有事理可解者曰實字，無解而唯以助實字之情態者曰虛字。(註一)

西方的語言學家也有「功用詞」( *functors* ) 和「實義詞」( *contentives* ) 之分。(註二) 但是意義上的虛實卻是程度上的問題，所以往往有介乎虛實之間的半虛實詞；(註三) 然而有一種詞，本身既無詞義上的實在意思，而且又不能獨立出現，只能和別的詞緊結在一起，表示後者的文法功用，這一種，我們就叫作「附加詞」或者「詞綴」( *affix* )。

詞綴往往是從實詞虛化而來的，因為出現的頻率( *frequency* ) 高，所以慢慢就只剩下一種文法的意義，成了一種黏附的形式( *bound form* )。有的時候，同一個詞可以分化出兩個詞來，一個保存着實義，一個就變成詞綴，例如「子女」的「子」就是實詞，而「兒子、燕子」的「子」就只是一種詞綴，如果純從描寫的角度來看，就只是二詞共一形的重疊現象，用不着硬在其間拉上甚麼關係。

跟詞綴結合的主要部分叫作詞根( *stem* )，按詞根和詞綴的位置，我們可以把詞綴分成三種，在詞根前頭的叫「詞頭」( *prefix* )，像「阿張、阿黃」的「阿」，「第一、第二」的「第」；在詞根後頭的叫「詞尾」( *suffix* )，像「燕子、兒子」的「子」、「去過、寫過」的「過」；有的則在詞根的中間，叫作「詞嵌」( *infix* )，像「噤哩咕嚕」的「哩」，「聽得見」的「得」。

註一：馬建忠馬氏文通，中華書局 1961, p. 1。

註二：Hockett, Charles C.: *A Course in Modern Linguistics*,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62, p. 264.

註三：王力中國現代語法上冊，中華書局，1959, p. 24。

另外還有一種黏附形式，雖然在詞義方面，還不像純詞綴那樣空虛，但是靈活性（*versatility*）也是一樣的高，像「自由、自殺」的「自」，「教師、律師」的「師」等，所以也可以算是詞綴的一種。（註四）

本文所要討論的，只是粵語裏常見的謂詞詞尾（*predicative suffix*），所謂「謂詞」者，實在就是包括了一般所謂的動詞和形容詞。我們先把詞尾的一般語法特質說明，然後再來逐一詞尾研究。

## （二）詞尾的語法特質

(1) **靈活性**：詞尾的靈活性很大，出現的頻率很高，謂詞詞尾差不多全可以和任何的謂詞結合，像表示動作完成的詞尾「咗」*jó*：食咗 *sihkjó*（吃了）（註五）、大咗 *daaihjó*（大了）、嚟咗 *laihjó*（來了）、病咗 *behngjó*（病了）等；中國有一部分的文法家認為中文裏，因為沒有詞形變化，而否認了實詞詞類的劃分。（註六）趙元任先生認為國語裏的「了」、「着」等這些輕聲的字眼（相當于粵語裏的「咗」、「嚟」），就是謂詞詞尾，所以在構詞的層次上，憑着這些謂詞詞尾的能否出現，就可以辨認出某一個詞是否隸屬謂詞，比方「傷心」是一個謂賓結構（*predicative-object construction*），但是根據「傷心咗好耐」*sèungsamjó hóu noi*（傷心了好久）這句子，「咗」字是和整個「傷心」結合，換言之，「傷心」就是一個複合的謂詞。

(2) **黏附性**：已如上述，詞尾是不能獨自存在的，所以謂詞詞尾一定要依附謂詞而出現，像「咗」字就是完全不能單獨出現的。有的時候，同一個形式，既可以是獨立的詞，又可以是黏附的詞尾，像：「過」：「食過西餐」*sihkgwo sāichāan*（吃過西餐）的「過」是詞尾，而「過海」*gwohóí*（過海）的「過」就是獨立的謂詞；我們可以把他們當作兩個完全不同的詞素（*morphemes*）。

因為謂詞詞尾是緊附在謂詞之後，所以謂賓結構，和一部份的謂補結構（*predicative-complement construction*）要是帶詞尾的話，詞尾總是插在中間，緊附在謂詞之後，像：瞓覺 *fangaau*：瞓咗覺 *fanjó gaau*（睡覺：睡了覺）；揲落去 *lik lohkhuei*（拿

註四：趙元任先生認為這種詞尾是複詞中的靈活成分（*versatile element*），不過他還是擺在詞綴的部分來討論，參中國話的文法，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8, pp. 211-257。

註五：本文所用音標，是耶魯式的拼音系統 Yale System，參 P. P. Huang: *Speak Cantonese*, Book I, Yale University, 1970, pp. iv-xii。

註六：漢語的詞類問題，第一集、第二集，今輯入語文集編第六輯，龍門書店，1969。

下去)：揸咗落去 *likjó lohkeui* (拿了下去)。只有整個謂賓或謂補當複詞來用的時候，才可以把詞尾放在整個的後頭，如：

留心咗好耐。 *Làuhsámjó hóunoi*。(留心了好久。)

失望過好多次。 *Sátmonggwo hóudò chi*。(失望過好幾次。)

佢身嬌肉貴，都未曾餓壞過。 *Kéuih sàngiu yuhkgwai, dòu meichàhng ngowa-aigwo*。(他嬌生慣養，還沒有捱過餓。)

(3)虛空性：上面說過，純詞尾是缺乏實在的意義的。但是虛實只是程度上的問題，像「食咗」*sihkjó*(吃了)的「咗」、「嚇親」*haakchàn*(給嚇了)的「親」等，這些真正沒有實義的詞尾，實在不多，大部分都是介乎虛實之間的，像「用晒」*yuhngsaai*(用完)的「晒」、「睇過」*táigwo*(看過)的「過」等。

(4)互排性：謂詞詞尾大部分是互相排斥的，特別是所謂的體貌詞尾( *aspect suffix* )，根本不能并見于同一個謂詞之後，例如「食飯」*sihkfaahn* 加上「咗」*jó* 之後；「食咗飯」*sihkjó faahn*，就不能再加「嚟」*gán*「住」*jyuh* 等，也不能加「晒」*saai*，「親」*chàfn* 甚麼的。

謂詞的詞尾往往和謂詞的補語( *complement* )有相混的地方，比方「食咗飯」*sihkjó faahn*(吃了飯)和「食完飯」*sihkyùhn faahn*(吃完飯)的意思差不多，但是只是「咗」是詞尾，而「完」則屬補語，為甚麼呢？互排性就是一個很好的檢定法，謂補結構( *predicative-complement construction* )的複詞，後面還可以加上謂詞詞尾，所以「食完飯」可以說成：

食完咗飯好耐囉。 *Sihkyùhnjó faahn hóunoi lo*。(飯老早吃完了。)

食完晒飯未呀？ *Sihkyùhn saai faahn mei a?*(飯吃完了沒有？)

「完」字並不和「咗」「晒」這一類詞尾互排，並不算是一個詞尾。

(5)能性式：謂詞詞尾和謂詞的補語還有一個分別是：補語可以利用能性式( *potential form* )的結構，表示可能與否，像：「食飽」*sihkbáau*(吃飽)；「食得飽」*sihk-dàkbáau*(吃得飽)；「食唔飽」*sihkm̀báau*(吃不飽)；「唔食得飽」*m̀sihkdàkbáau*(吃不飽)，但是謂詞詞尾就不能用上這種形式，例如：

寫嚟字 *ségánjih*(寫着字)：\*寫得嚟字：\*寫唔嚟字(註七)；

註七：有關中文裏的能性補語結構，請參看趙元任前引書 pp. 452-458, 又凡某句加星號者\*，即表示此句不合文法。

你都去埋 Néi dōu heuimàai (連你也去)；\* 你都去得埋；\* 你都去唔埋。

但是有的詞尾則比較靈活，變化有時不依常規，比方「親」chàn 字，分明是一個純詞尾，但是偶然也可以聽見這樣的句子：

你估你嚇得親我咩？ Néi gú néi haakdākchàn ngó mē? (你認為你可以把我嚇壞嗎？)

不過這種用法比較少見，與其說「親」不是詞尾，究不如說這是一種例外的用法來得簡單。

### (三) 體 貌 詞 尾

王力在中國現代語法裏說：

時間的表現，大多數族語是有的，然而各族語對於時間的看法，卻不相同，大致說來，人們對於事物和時間的關係：第一着重在事情是何時發生的，不問其所經過時間的遠近、或長短；第二着重在事情所經過時間的長短，及是否開始完成，不甚追究其在何時發生。(註八)

這兩種表示方式，在語法上，前者叫做時制 (tense)，後者叫做體貌 (aspect)，都只是謂詞才能具備的，很多人都把他們混作一談，但實際上卻截然有別。時制是說話的人，以他說話的時間為準，指出他所敘述的行為或事態到底發生在哪一段時間內；而說明在某一段時間內，行為的進行情況，則屬體貌範圍。所以一個語言可以兼有時制和體貌，像英文裏既有 present 和 past 兩種時制，而 present、past 又各有 perfect 體貌；但在中文裏頭，卻只有體貌而沒有時制，所以「我昨天來、我今天來、我明天來」。始終都是一個「來」，但描述動作的進行情況，卻有「我來了」、「我來過」、「我來着」等等，這些「了、過、着」等各虛字眼，就是體貌詞尾，表現前面的謂詞的語法功能，粵語裏的體貌共有七個，現在分別討論如下：

#### (1) 普通體：{ O }

普通體就是謂詞不帶任何體貌詞尾，或者說是帶零詞尾的情形，一般說來，普通體所表示的意義有三種：(1)經常性的動作行為；(2)最近的將來動作行為；(3)非敘述性的謂語。第一種情形像：

註八：王力前引書 p. 311。

佢日日打牌賭沙蟹。Kéuih yahtyaht dápái dóu sáháai。 (他天天打牌賭「沙蟹」。)

我晚晚好夜至瞓。Ngó máanmáan hóu yeh ji fan。 (我每天晚上都很晚才睡。)

這些都是經常性的動作行爲，謂詞只帶零詞尾。

第二種情形像：有人端上一窩麵來，問你說：「食唔食呀？」sìhk m̀ sìhk a? (你吃不吃呀?) 答：「食」sìhk (吃) 或「唔食」m̀sìhk (不吃)。

這些都是指馬上發生的動作行爲，也不帶任何體貌詞尾。

第三種情形所謂的非敘述性謂語，是相對敘述性謂語來說，凡要來敘述一件事情的發展情況如何，就是敘述性謂語 (narrative predication)。敘述性謂語就可以帶體貌詞尾，像：

我幫佢借咗一百蚊。Ngó bòng kéuih jejó yātbaak mǎn。 (我跟他借了一百塊錢。)

你肥咗好多囉。Néi fèihjó hóudò bo。 (你胖了很多。)

非敘述性謂語 (non-narrative predication) 就包括平敘性謂語 (assertive predication) 和對比性謂語 (contrastive predication) 兩種，前者是動作本身和動作相反的部分相對，如：

我而家講嘢呀！唔係唔講嘢呀！Ngó yìhgā góngyéh a! M̀hah m̀góngyéh a!  
(我現在在說話呀！不是不說話呀！)

後者是動作和其他動作相對，如：

我而家係食飯，唔係瞓覺。Ngó yìhgā haih sìhkfaahn, m̀hah fangaau。 (我現在是在吃飯，不是在睡覺。)

這兩種謂語都不帶體貌詞尾，假如說成：「我而家嘍處講嘢喇！」Ngó yìhgā háisyu gónggán yéh la! (我現在在說話了!) 那就成了敘述性謂語了。(註九)

## (2)完成體：{咗}

這個詞尾所表示的意義是「動作的完成」，像：

飲咗茶先至去睇戲啦！Yámjó chàh sinji heui táihei la! (喝了茶才去看戲吧!)

沖咗涼之後，成個精神晒！Chùngjó lèuhng jìhauh, sèhnggo jìngsahn saai!

(洗了一個澡之後，覺得精神好了很多。)

註九：參趙元任前引書 p. 88。

但是粵語中，除了用謂詞詞尾之外，還可以利用謂詞本身的變調方式來表示動作的完成，像：

- a. 佢嚟咗喇！ Kéuih làihjó la ! ( 他來了！ )
- b. 佢去咗喇！ Kéuih heuijó la ! ( 他去了！ )
- c. 你買咗書未呀？ Néi máaijó syū mei a ? ( 你買了書沒有呀？ )
- d. 你賣咗書未呀？ Néi maaijó syū mei a ? ( 你賣了書沒有呀？ )

都可以唸成：

- a'. 佢嚟\* 喇！ Kéuih lá:i la ! ( 註一〇 )
- b'. 佢去\* 喇！ Kéuih héu:i la !
- c'. 你買\* 書未呀？ Néi máa:i syū mei a ?
- d'. 你賣\* 書未呀？ Néi máa:i syū mei a ?

這些謂詞都變成了高升調，而且聲音略略拉長了些，這一點，我們不難理解，因為「咗」字本身是一個高升調的字，又是輕讀的音節，唸得快了，就很容易取了他的聲調而加諸於謂詞本身，成爲一種濃縮體，用字的音節來表示這謂詞，用變調來表示完成貌。上面舉的例子，只是九調中的幾個；其他的，陰上本身是高升調，所以和「咗」字結合之後，聲調依舊，只是聲音略爲拉長而已。如：

- e. 寫咗封信。 Séjò fùngseun 。 ( 寫了一封信。 )
- e'. 寫封信。 Sé: fùng seun 。

陰平調的謂詞多是下陰平，( 註一一 ) 也就是高降調 ( 53 : )，產生變調的時候，就變高平調 ( 55 : )，字音亦略拉長，如：

- f. 佢斟咗杯茶俾我。 Kéuih jàmjó bùi chàh béi ngó 。 ( 他倒了杯茶給我。 )
- f'. 佢斟°杯茶俾我。 Kéuihjá:m bùi chàh béi ngó 。

入聲字中，中入和下入都變高升調，上入則保持原調，但字音都拖長了些，( 不過也有上入的變高升調的例子 )；而收 -t 和收 -k 的，則更會變成收喉塞音 -ʔ。例如：

註一〇：發生變調的字，我們做粵語入門的標寫法，在字右上角加 \* 表示變高升調，加 ° 表示變高平調。至於拼音中，則元音後加 : 表示聲音拉長。

註一一：參張日昇香港粵語陰平調及變調問題，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二卷第一期，1969, pp. 81-107。

- g. 黃先生發咗達喇！ Wòhng sinsāang faatjǒ daaht la ! ( 黃先生發了財了！ )  
g'. 黃先生發\* 達喇！ Wòhng sinsāang [ fa:ʔ ʌ ] daaht la !  
h. 佢落咗堂喇！ Kéuih lohkjǒ tòhng la ! ( 他下了課了！ )  
h'. 佢落\* 堂喇！ Kéuih [ lo:ʔ ʌ ] tòhng la !  
i. 剝咗件衫。 Mòkjǒ gihn sāam 。 ( 脫了一件衣服。 )  
i'. 剝件衫。 [ Mo:ʔ ʌ ] gihn sāam 。  
j. 捉咗個賊。 Jūkjǒ go cháak 。 ( 抓了個賊。 )  
j'. 捉\* 個賊。 [ Ju:ʔ ʌ ] go cháak 。

不過變調這個現象可能是廣州粵語的殘留，現在香港的人已經不大用了；特別是陰平陰入的字，大多數都把「咗」字說出來，然而我們偶爾還是會聽到這種變調的現象，所以不得不在此一提。

假如某個謂詞指的是過去的動作行為，而謂詞本身又帶表示數量的同指賓語 ( *cognate object* )，或所帶的賓語有數量修飾語，那麼普通就得加上個完成體詞尾，如：

琴日我買咗五本書。 Káhmyaht ngó máaijǒ ngbún syū 。 ( 昨天我買了五本書。 )  
我已經去咗成三次咁多。 Ngó yíhngèng heuijǒ sèhng sàamchi gam dò 。 ( 我已經去了三次。 )

要是說：\*我今朝食五碗粥喇！ Ngó gámjiu sihk nígwún jūk la ! ( \*我今天早上吃五碗粥了！ ) 那就很少見了，通常要說：

我今朝食咗五碗粥喇！ Ngó gámjiu sihkjǒ nígwún jūk la ! ( 我今天早上吃了五碗粥了！ )

假如「我今朝食五碗粥」的後頭還有：「今晚食五碗粥，一共十碗。」 Gámmáan sihk nígwún jūk, yátguhng sahpwún 。 ( 今晚吃五碗粥，一共十碗。 ) 那就是一種平絛性的謂語，是普通零詞尾的情形，應當別論。

這種帶「咗」的形式，還可以當命令句來用，像：

食咗佢！ Sihkjǒ keúih ! ( 吃了他！ )

洗咗件衫！ Sáijǒ gihn sāam ! ( 把衣服洗了吧！ )

買咗架車啦！ Máaijǒ ga chē lā ! ( 把車子買下吧！ )

作這種用法的完成體詞尾有一個很特別的情形：

我們知道，謂詞帶「咗」的疑問式一般有兩種，假如純粹是問這個動作究竟有沒有發生完成，那就用「有冇」*yáuhmóu* 的形式來問，例如：

你有冇食飯呀？*Néi yáuhmóu sihkfaahn a?*（你有沒有吃飯呀？）

假如問話中隱涵着有：這個動作行為就算尚未發生完成，但是遲早一定會發生的，那就用「未」*mei* 字。

你食咗飯未？*Néi sihkjó faahn mei?*（你吃了飯沒有呀？）（註一二）

若是像普通謂詞那樣加「唔」*m*（「你食唔食飯呀？」*Néi sihk msihk faahn a?*「你吃不吃飯呀？」）而說：

\*你食唔食咗飯呀？*Néi sihk msihkjó faahn a?*

則是個錯的句子，但是帶有命令或不耐煩的意思的時候，就可以說：

你究竟食唔食咗佢呀？*Néi gaugíng sihk msihkjó kéuih a?*（你到底把不把它吃了呀？）

還有，「咗」字一般不能和「有、冇、未」諸字并用，所以下面這些句子都是不對的：

\*有買咗書。*Yáuh máaijó syū。*

\*冇買咗書。*Móu máaijó syū。*

\*未買咗書。*Mei máaijó syū。*

但是有一種很特別的例外情形，像：

我有去咗好耐囉！*Ngó móu heuijó hóunoilo!*（我好久沒去了！）

這句話我們並不覺得有甚麼地方不對，但是又和一般的條例不同，我們只可以當作是一種例外的情形來看，同時這句實在有「去過」的意思，而「過」是可以和「有、冇、未」並見的。（註一三）

註一二：請比較「你食飯未呀？」*néi sihk faahn mei a?* 這句。「食咗飯未？」*sihkjó faahn mei?* 側重整個動作的完成，而「你食飯未呀？」就只問這動作開始沒有，國語裏和「未」相當的是「沒有」，王士元先生認為這個「有」和完成體詞尾「了」（相當於粵語的「咗」）是一而二的詞，但是從粵語中來看，「你食飯未呀？」的「未」實在是指開始，而非完成，所以王先生的規律，並不完全適用於粵語。詳參 William S. Y. Wang "Two Aspect Markers in Mandarin", *Language* (1965), 41.3, 457-470.

註一三：鄧嘉彥先生認為這種句子主要謂詞是「冇」（一唔有）而「去咗」則屬於賓語。



至於「做咗啲嘢」jauhjó di yéh(做了點事)、「做完啲嘢」jauh yùhn di yéh(把事做完)、「做起啲嘢」jauh héi di yéh(把事做好)三句雖然都有完成的意思，但是只有「咗」是詞尾，而「完、起」則屬補語，這原因是：補語能用能性式，而詞尾則不能：

做唔做得完啲嘢？Jauh m̄jauh dāk yùhn di yéh？(事情做得完做不完？)

做唔做得起啲嘢？Jauh m̄jauh dāk héi di yéh？(事情做得好做不好？)

\*做唔做得咗啲嘢？Jauh m̄jauh dākjó di yéh？(事情做得.了做不.了？[這是輕聲的「.了」.lə])

同時，「完」又可以和「咗」并用：「做完咗啲嘢喇」jauh yùhnjó di yéh la(事情做完了)，而一般謂詞詞尾是不能並用的，所以從形式上來看，「咗」和「完、起」實在是不同的。

### (3) 經歷體：{ 過 }

上面的「咗」字純粹是個虛字，除了作體貌來用之外，就根本沒有其他的用法，但是「過」字的用法很多，可以當謂詞用，像「過海」gwo hói(過海)「過咗三年」gwojó sàam nìn(過了三年)；也可以作方向補語(directional complement)，如「行過咗嘢」hàahng gwojó la(走過了)；但是「過」字還可以用來表示一種體貌，像：「去過澳門」heuigwo Oumún(到過澳門去)，「學過德文」hohkgwo Dākman(學過德文)。這個「過」也略有完成的意味，但是和「咗」字卻分別很大，我們可以從兩方面來看：

第一、用「咗」字表示的，是一種經常性的動作行爲，而「過」字所表示的，卻是偶一爲之的動作，像：

你今日飲咗茶未？Néi gāmyaht yámjó cháhmei？(你今天喝了茶沒有？)

這就是說：你天天都去「飲茶」，今天去了沒有？但是假如問：「你飲過茶未？」Néi yámngwo cháh mei？(你喝過茶沒有？)那就是問：「你試過『飲茶』這樣事情沒有？」「你有沒有去『飲茶』的經驗？」所以我們就管「過」叫「經歷體」。

第二、假如說：「我瞓咗覺嘍！」Ngó fanjó gaau la！(我睡了覺了！)聽來一定覺得很奇怪，因爲既然「瞓」了，那就怎麼還會說話呢？但是要說：

我瞓過覺嘍！Ngó fangwo gaau la！(我睡過覺了！)

就沒有這種毛病。這就是說「瞓過覺」還包括了睡醒的意思。同樣，「去咗美國」heuijó

Méigwok (去了美國) 就是說他已經去了美國, 現在不在這裏。但是說: 「去過美國」 heuigwo Méigwok (到過美國去), 則一定是現在不在美國, 也就是說去了又走了。所以用「過」指過去的一件事情時, 就含有現在並不如此的意思。而「咗」則不一定有這種含義。

上面說過: 「你食咗飯未?」和「你有冇食飯?」的意思不同; 謂詞帶「過」也有這兩種問話方式:

你食過唐餐未? Néi sihkgwo Tòhngchāan mei? (你吃過中國菜沒有呀?)

你有冇食過唐餐? Néi yáuhmóu sihkgwo Tòhngchāan? (你有沒有吃過中國菜?)

但是在意思上卻差不多, 並不像「咗」字那樣有很大的分別。

最後有一點要提的是, 謂詞加「過」還有另一種特別的意思:

唔該你寫過佢啦! M̀gòì néi ségwo kéuih là! (請你把他再寫一遍!)

做嚟做去都做唔好, 不如做過第二樣啦! Jouhlaìh jouhheui dōu jouh m̀hóu bātyùh jouhgwo daihyih yeuhng là! (做來做去都做不好, 不如重新再做一件吧!)

這就有「重新再做一遍」的意思。所以「經歷體」要是引伸開來, 而指將來的事情而言, 那就有「再做」的意思。

#### (4) 進行體: { 嚟 }

進行體是表示動作行爲正在進行之中, 像:

啲細佬哥讀嚟書, 唔去得公園玩。Dì sailóugō duhkgānsyū, m̀heuidāk gūngyún wáan。 (這些小孩子在唸書, 不能到公園裏去玩。)

先生行嚟入嚟, 唔好講嘢啦! Sinsàang hàahnggán yahplàih, m̀hóu góng yéh la! (先生來了, 別講話啦!)

出邊落嚟雨, 去乜嘢街呀? Chēutbihn lohkgán yú, heui matyéh gāai a? (外頭下着雨, 上甚麼地方去呀?)

所謂「動作正在進行之中」, 也可以指過去的動作而言, 如:

今朝李先生嚟搵我個陣, 我喺處睇嚟報紙。Gámjiù Léih sinsàang làih wán ngó gó jahn, ngó háisyu táigán boují。 (今天早上李先生來找我的時候, 我正在看着報紙。)

重話冇！我琴晚先至見嚟你拍拖！Juhng wah móu! ngó kám máan sinji gingán néi paaktō！（還說沒有！我昨晚晚上還看見你跟女孩兒出去啲！）

也可以要來指將來的事，像：

下個禮拜佢重放嚟假，唔會返工住！Hahgo láihbaai, kéuih juhng fonggán ga, m̀wúih fàan gūng jyuh！（下個禮拜，他還在放假，不會上班！）

出年你去英國嗰陣，我個女重嚟處讀嚟書！Chēutnín néi heui Yingwok gó jahn, ngó go néui juhng hái gósyu duhkgán syū！（明年你到英國去的時候，我的女兒還在那兒唸書！）

「緊」也可以當補語來用，（請注意「緊」傍加「口」只是在書寫上爲了區別起見而加上去的），像：

揸緊啲嘢，咪跌咗佢呀！Jágán dī yéh, mái ditjó kéuih a！（把東西緊緊的抓着，別讓他給丟了！）

記緊，做嚟嘢嘅時候咪傾偈！Geigán, joughán yéh ge sìh hauh, mái k̀ng gái！（記着！做着事的時候別說話！）

後一句中，第二個「嚟」是體貌詞尾，而第一個「緊」就是補語，形式雖同，位置也同在謂詞之後，但卻屬於不同的文法類型，擔任不同的語法功能。

#### (5) 持續體：{ 開 }

很多文法家都把粵語中的「嚟」gán和「開」hòì混作一談，以爲是進行體這個詞素中的兩個同位詞（allomorph）而已，但其實不然。例如：

a. 佢着嚟件紅色嘅衫。Kéuih jeukgán gihn hùhngsik ge sāam。（他正在穿那件紅顏色的衣服。）

b. 佢着開件紅色嘅衫。Kéuih jeukhòì gihn hùhngsik ge sāam。（他一直穿着那件紅顏色的衣服。）

a 句的「嚟」是表示「正在」進行這一動作，而 b 句的「開」則表示他「一直」是穿紅衣服的，兩句意思的重點不同。比方：

我哋去嚟間餐室唔錯呀！Ngódeih heuigán gógāan chāansāt m̀cho ā！（我們現在去的那個餐室不錯嘛！）

說話的人，此時必已在途中，但是如果說成：

我哋去開間餐室唔錯呀！Ngódeih heuihòì gógāan chāansāt m̀cho ā！（我們向來去的那個餐室不錯嘛！）

則說話的人可能此時仍在家裏，指的是他們向來去的那個餐室。有時候，兩者之間的差別並不如此明顯，像：

食嚟飯 *sihkgán faahn*：食開飯 *sihkhòì faahn*（吃着飯）

意思差不多，但是：

我哋食開飯，忽然間轉咗食麵，唔係幾慣！*Ngódeih sihkhòì faahn, fātyihngāan jyunjó sihkmin, m̄hahì géi gwaan!*（我們一直是吃飯的，突然之間改了吃麵，不很習慣！）

這裏頭的「食開飯」就表示向來都是「食飯」，不能換成「食嚟飯」，因此我們得把「嚟」「開」分開，當作兩個詞素。

至於「攞開」*lòhkhòì*（拿開），「行嚟開嚟」*hàahnggán hòì làih*（正在走過來）的「開」都是方向補語，而非體貌詞尾。

#### (6) 存續體：{住}

粵語裏的這個「住」*jyuh* 字用法極多。「住嚟香港」*jyuh hái Hèunggóng*（住在香港）的「住」是謂詞，「一手接住個波」*yāt sáuh jipjyuh go bō*（他一手把個球接住）的「住」是結果補語（*resultative complement*），表示「接」的動作成功了，「波」給接住了，所以也可以說成：「接住咗個波之後」*jipjyuh gobō jihauh*（把球接住了以後）；也可以說：「接唔接得住個波呀？」*Jip m̄jipdák jyuh go bō a?*（球接得住，接不住？）。

但是「佢着住件粉紅色嘅恤衫」*Kéuih jeukjyuh gihn fánhùhngsik ge sāut sām*（他穿着一件粉紅顏色的襯衫）的這個「住」，就既沒有上面那種「成功」的意思，形式表現上也頗不同。這個「住」只是表示動作仍在進行中，停於一種存續靜止的狀態中，而失去了動作性，和「嚟」「開」的意思都有所不同，比方：

戴嚟眼鏡 *daaigán ngáangé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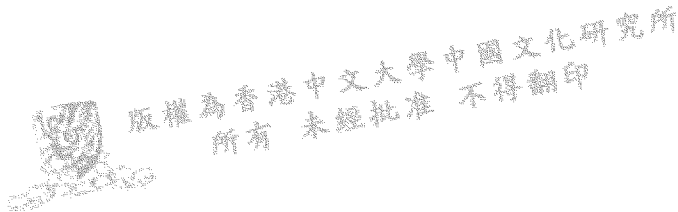
是說話的時候，正在戴眼鏡；而

戴開眼鏡 *daaihòì ngáangéng*

就是說向來都是戴眼鏡的；但

戴住眼鏡 *daaijyuh ngáangéng*

則表示說話的時候，處於戴眼鏡的狀態中，側重的是描寫這個狀態，所以意義各不相同。



「住」的用法，有幾點要留意的是：

第一、「住」既是體貌詞尾，當然和「咗」一類字眼互排，沒有\*睇住咗我。\*Tái-jyuh jó ngó 這樣的句子，也沒有\*望唔望得住我。\*Mong mòmong dákjyuh ngó 這樣的能性式。有的時候，加「得」與否，會根本改變句子的結構和意思，像：「佢頂住個細佬哥。」Kéuih mèjyuh go sailóugō。（他背着一個小孩兒。）的「住」是存續體，但是「你咁細個，點頂得住佢呀？」Néi gam saigo, díng mèdákjyuh kéuih a?（你這麼小，怎麼背得動他呀？）這個「住」就成了補語。

第二、連謂式（*predicative expressions in series*）中的第一個謂詞語是常要來修飾第二個謂詞語的，說明後者進行的方式。作這種用法的時候，第一個謂詞後頭常常帶着這個存續體「住」，例如，

佢望住我笑。Kéuih mong jyuh ngó siu。（他望着我笑。）

學生跟住個先生行入個班房處。Hohksāang gánjyuh go sinsāang hàahngyahp go bāanfóngsyu。（學生跟着先生進去教室裏。）

黃小姐企住喺處唱歌。Wòhngsíujé kéijyuh háik syu cheung gō。（黃小姐站着唱歌。）

第三、這個「住」的靈活程度不大，很多謂詞都不能帶「住」單獨出現，比如不能說\*食住飯\*síhk jyuh faahn，\*讀住書\*duhk jyuh syū；但是，如果在句子後頭加上一個副詞「先」（註一四），那麼差不多任何的動詞都能帶「住」，表示「先暫時這樣做」的意思，像：

磅住啲水嚟用住先。Bohngjyuh diséui làih yuhngjyuh sìn。（先給我錢用着再說。）

你暫時做住呢份牛工先，第日先搵過份啦。Néi jaahmsih jouhgyuh nifahn ngàugūng sìn, daihyāt sìn wángwo faan lā！（你先做着這一份工作，將來才找別一份吧！）

註一四：一般人認為「先」字在粵語中是一個後置副詞，像：你先去（國）：你去先（粵）。不過在中文裏，修飾者一般都在被修飾者的前面，若把粵語裏的「先」當成後置副詞，就破壞了這條通例。我們認為若是把「先」字歸入助詞（*particles*）認為它是一個和整個詞組或句子結合的 *start-bound* 字眼，則一切問題可以迎刃而解，下文所提到的「住」也是仿此而當作助詞。

你答應住佢先，如果唔得，先至再講喇！**Néi daapying jyuh kéuih sìn, yùhgwó m̀d̀ak, s̀n̄ji joi g̀óng l̀a!**（你先答應着他，要是不行，那再說吧！）

本來，既然「住……先」有這種獨特的用法，似乎可以把它看作是一種獨立的體貌，就和下面所談的「起上嚟」一樣，是多音節的；但是請比較下面兩個句子：

你食飯先。**Néi sikhfaahn sìn。**

你食住飯先。**Néi sikh jyuh faahn sìn。**

這兩句的分別，確實是在「住」字上。「你食住飯先」有存續未完成的意味，好像說：你先吃罷，在你還未吃完之前，我就可以來和你一起吃了；但是「你食先」就好像說：你先吃罷，我等會兒才吃。可能是你沒吃完，我就來吃；也可能是你吃完了以後，我才來吃，所以用「住」的仍然有存續體的原來意義，所以我們就當作是存續體的另一個用法。

請注意粵語裏還有一種「住先」的用法，但差別很大：

a. 咪行住先！**Mái hàahngjyuh sìn!**（先別走！）

b. 你去住先！**Néi heúijyuh sìn!**（你先去着！）

這兩句似乎很像；但事實上，b句的「住」才是體貌詞尾，也就是剛才談的「住……先」用法，而a句的「住」卻是和全句結合，是一個助詞（particle）。我們且看看謂詞帶賓語的情形：

c. 咪斟茶俾佢住。**Mái jàmchàh béi kéuih jyuh。**（先別倒茶給他。）（助詞）

d. 你做住啲嘢先。**Neí jouhjyuh diyéh sìn。**（你先做着點兒東西。）（詞尾）

助詞的「住」就放在句末，而緊跟着謂詞的是賓語，但體貌詞尾的「住」則緊貼在謂詞之後，插在謂賓中間；而且助詞「住」一定只見於否定性的命令句，修飾整個句子（咪斟茶俾佢），而全句後頭可以再加「先」而和「咪斟茶俾佢住」結合而成：

咪斟茶俾佢住先。

所以由於有這些條件的限制，兩個「住」字實在不難分開。

還有一點要一提的是：粵語裏頭的補語「實」**saht** 像「揸實」**jàsaht**（拿住）甚麼的，已經由實轉虛，常常和「住」字交換來用，像：

我望住你 **Ngó mongjyuh néi**：我望實你 **Ngó mongsah̄t néi**（我望住你）

拎住張紙 **Gahmjyuh jèungjí**：拎實張紙 **Gahmsah̄t jèungjí**（把紙按住）

你擰住先 **Néi lingjyuh sìn**：你擰實先 **Néi lingsah̄t sìn**（你先拿着）

擔住口煙 **Dàamjyuh háuyin**：擔實口煙 **Dàamsah̄t háuyin**（含着根香煙）

但是仔細的體味起來，許多用「實」的地方，似乎還有點「緊牢」的意思，不像「住」那樣純粹是個虛詞尾。不過一般來說，「實」字和「住」字意思根本一樣，因此我們可以把這種用法的「實」歸入體貌{住}這詞素裏，也可以當作是補語的一種活用法。

總括來說，「住」字有三個用法，一個是體貌詞尾，一個是補語性的「住」，一個是助詞「住」。有時候，其間的分別很是細微，頗易忽略，例如：

咪嘈住我。Méi chòuhjyuh ngó。(別吵我。)

咪嘈我住。Méi chòuh ngó jyuh。(先別吵我。)

前者是存續體詞尾，後者是個助詞，而

佢一手攞住啲嘢。Kéuih yátsáu likjyuh diyé。(他一手把東西拿住。)

佢隻手攞住啲係乜嘢？Kéuih jeksáu likjyuh di haih mãtyéh？(他的手拿着的是甚麼東西？)

則前者是補語，後者是存續體詞尾，都屬於不同的文法種類，不能混作一談。

#### (7)開始體：{起上嚟}

表示開始體貌的字是「起上嚟」héi séuhng làih 或「起嚟」héi láih (láih 也可唸成 lèih)，但有一點和上述各體貌詞尾不同的是，咗、嚟之類都是單音節，而這個「起(上)嚟」卻是多音節的，而且在用法上也很特別。

假如謂詞不帶賓語，那麼體貌詞尾就緊附在謂詞之後，像：佢喊起上嚟。Kéuih haam héi séuhng làih。(他哭起來。)

我鬻起上嚟。Ngó làu héi séuhng làih。(我氣起來。)

但是假如謂詞帶賓語的話，則體貌詞尾「起(上)嚟」就分裂成兩部分，「起」附在謂詞之後，而「(上)嚟」則放在賓語之後，像：

嗌起交上嚟。Ngaai héi gāau séuhnglaih。(吵起來。)

我鬻起你上嚟。Ngó làuhéi néi séuhnglaih。(我生起你的氣來。)

又像「生性」sàangsing (乖，聽話)是一個謂賓結構，加上體貌詞尾後，我們不能說：  
\*生起性上嚟 \*sàang héi sing séuhng làih，而要說：生性起上嚟 sàangsing héi séuhng làih，換言之，「生性」是一個複詞，整個謂賓當謂詞來使用。

不過，「起嚟」擺在一起也可以不是體貌詞，而是方向補語，像：企起嚟 kéi héi làih (站起來)，也可以根本是兩個語法成分攞在一起而已，關於這點，請看下文討論的詞尾「起」。

我們把七個體貌詞尾分述之後，現在就且來看看幾個像是體貌詞尾的字眼，一個是「翻」，一個是「落去」。

「翻」fàan，袁家驊在漢語方言概要中把「翻」叫作「回復體」，和「咗」，「嚟」等歸作一類：

表示某種已經中斷的動作行為恢復進行，或是使某種事物回復原來的狀態的回復體，用「翻」（註一五）

例子像：

你織翻你嘅冷衫。Néi jikfàan néi ge lāangsāam。 (你還是織你的毛衣。)

着翻對鞋。Jeuk fàan deui hàaih。 (穿上鞋子。)

這些都可以用能性式，像：

噉耐唔織嘢，怕織唔翻嘍！Gamnoi mjik yéh, pa jikmfaan la! (這麼久不織東西，怕不會織啦！)

對鞋爛成噉，重着得翻咩？Deui hàaih laahn séhng gám, juhng jeuk dāk fàan mē? (鞋子壞成這個樣子，還能穿嗎？)

也可以和別的體貌詞一起出現，如：

佢前兩日唔係幾舒服，不過今日已經好翻咗好多喇。Kéuih chihnléuhngyáht mhaih géi syùfuhk, bāt gwo gāmyáht yíhnging hóufàanjó hóudò la。

所以「翻」和別的體貌詞尾實在不同。而且「翻」字的用法和能性補語很像；能性補語用「得」為記號，而「得」和「翻」擺的位置，都是常常插在本來一個動補結構中間，像：

整得好。Jíngdakhóu。 (弄得好。)

整唔好。Jíngmhóu。 (弄不好。)

整翻好。Jíngfàanhóu。 (弄好。)

加「翻」的否定式是：

唔整翻好。Mjìngfàanhóu。 (不弄好。)

正反問句就是：

整唔整翻好？Jíng mjíngfàanhóu? (弄好不弄好？)

註一五：袁家驊漢語方言概要，文字改革出版社，1960，p. 220。



因此，「翻」比較像是一個補語；在於「好翻」hóufaan, 「靚翻」lengfaan 這些又當如何解釋呢？能性補語有一種叫做最小的能性補語，像：「認得」、「記得」甚麼的，（註一六）同樣，我們可以把：

好翻 hóufaan：唔好翻 mhóufaan：好得翻 hóudākfaan：好唔翻 hóumfaan：唔好得翻 mhóudākfaan。

當作最小的補語式來看，又因為這個「翻」字有「回復」的意思，所以我們可以管他叫「回復補語」，至於這個補語的用法，可參看詹伯慧的粵方言中的虛詞親翻埋住添。（註一七）

「落去」lohkheui 本來是一個方向補語，像：「擺落去」lólh lohkheui（拿下去）、「跳落去」tiu lohkheui（跳下去）甚麼的；但他的用法很靈活，可以和謂詞連用而表示動作行為繼續下去的意思。王力首先把它叫作「繼續貌」（註一八），趙元任先生也承用了他的說法（註一九）；但是我們且看看「落去」的用法及文法特質，考慮一下該不該把它當作體貌看待。

「落去」不錯是附在謂詞後頭，但帶了「落去」之後的謂詞，就一般不能再帶賓語，像：

你噉樣做落去，結果一定唔好！Néi gámyeuhng jough lohkheui, gitgwó yátdihng mhóu！（你這樣做下去，結果一定不好！）

假如這個謂詞要帶賓語，可能的話，就把賓語省掉：

你哋成日噉交，如果再噉落去，我就唔客氣嘅囉！Néideih sèhngyaht ngaagáau, yúhgwó joi ngaai lohkheui, ngó jauh mhaahhei ge loh！（你們整天吵架，要是再吵下去，我就不客氣的啦！）

假如說成：「再噉交落去」，聽來就覺得有點拗口，不大順耳。不然就把賓語提前變成「主題語」（topic），像：

註一六：在國語裏，像「記得」這些最小的能性補語差不多都已經成了固定的詞語；但是在粵語裏，這樣用法的「得」卻十分靈活，而且有兩層意思，例如：「呢啲嘢，唔玩得」nīdīyéh m'wáandāk 是說這些東西不可以玩，但是「呢個人，唔玩得」nīgo yàhn m'wáandāk 就是說這個人不能玩，玩玩就不想玩了，或者玩玩就累了；而且作後一個意思的時候，有點像形容詞，可以帶修飾性的副詞，如：佢幾玩得 kéuih géi wáandāk（他很能玩）。

註一七：中國語文 69 期 1958, p. 119。

註一八：王力前引書 p. 325。

註一九：趙元任前引書 p. 252, 當然王趙兩位先生討論的是國語裏的「下去」。

呢個學生，我教唔落去。Nigo hohksāang, ngó gaau mlohkheui。 ( 這個學生，我教不下去。 )

若是像「傷風」sèungfùng 這類的謂賓語結構，也只說：

傷風落去。sèungfùng lohkeui。

而不會把「落去」插在「傷風」中間，像「傷咗風」sèungjófùng ( 傷了風 )、「傷起風上嚟」sèunghei fùng séuhnglaih ( 開始傷風 )。那樣，當然開始體「起(上)嚟」的來源和「落去」一樣，都是由方向補語由實轉虛而來的，但是「起(上)嚟」可以分裂，配合到體貌詞尾的一般特質，而「落去」則仍然未有這種表現，所以不能歸作一類。

同時，「落去」也能用能性式，像：

事頭噉惡，點做得落去呀？Sihtáu gam ngok, dímjouhdāk lohkeui a? ( 老板這麼兇，怎麼做得下去？ )

也能和別的體貌詞尾同用，像：

做住落去先。Jouhjuh lohkeui sin。 ( 先做下去。 )

所以我們可以說「落去」不是謂詞的體貌詞尾，而只是虛指活用的方向補語而已。

關於體貌詞尾，我們說它的靈活性之高，是差不多可以和任何的謂詞結合的。一般的形容詞都可以帶上這種詞尾，像：

你肥咗好多囉。Néi fèihjó hóudò bo。 ( 你胖了好多。 )

肥開嚟，有乜辦法叫佢唔肥呢？Fèihhòì la, yáuh māt baahnfaat giu kéuih mfeih nē? ( 既然已經胖了，有甚麼辦法讓它不胖呢？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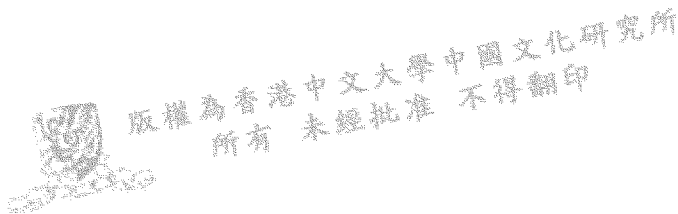
突然間肥起上嚟。Dahtyihngaan fèih héisèuhnglaih。 ( 突然之間，胖起來了。 )

這也可以看出把形容詞歸入謂詞類的原因之一。不過既然說是差不多可以和任何謂詞結合，那當然有不可以的情形。其中以「係」haih ( 是 ) 的情形最特別，幾乎不可以和任何詞尾結合；而助動詞一般也不大帶體貌的，尤其像「能」「應該」等根本就不和這些詞尾結合。有時候，體貌詞尾並不加在助動詞之後，而是加在謂詞的後邊，屬於整個「助動詞+謂詞」的，像：

識講咗英文好耐。Sikgóng jó Yìngmàn hóunoi。 ( 會說了英文好久。 )

但也有助動詞直接帶詞尾的，如：

鍾意起跳舞上嚟。Júngyihei tiumóu séuhnglaih。 ( 開始喜歡跳舞。 )



我們現在按照趙元任先生的謂詞分類，（註二〇）把體貌詞尾和各種謂詞結合的情形，歸成一表如後。不過有的句子，因為上下文，或者該謂詞的特別性質，而不能帶體貌詞尾，我們一概撇開不談，因此表中所表示的只是大體情形而已，表中的「✓」表示能帶體貌詞尾，「\*」表示不能帶，「(✓)」表示或者能帶，視個別情形而定。

		舉 例	(零)	咗	過	嚟	開	住	起(上)嚟
不及物謂詞 (Intransitive)	動作 Action	郁 yūk	✓	✓	✓	✓	✓	✓	✓
	性質 Quality	肥 fèih	✓	✓	✓	✓	✓	*	✓
	狀態 Status	病 behng	✓	✓	✓	✓	✓	*	✓
及物謂詞 (Transitive)	動作 Action	擺嘢 lóhyéh	✓	✓	✓	✓	✓	✓	✓
	性質 Quality	怕鬼 pagwái	✓	✓	✓	✓	✓	(✓)	✓
	類別 Classification	做好人 jonh hóngyáhn	✓	✓	✓	✓	✓	✓	✓
	「係」	係中國人 haih Jung	✓	*	*	*	*	*	*
	「有」	有錢 yàuh chin	✓	✓	✓	✓	✓	(✓)	✓
助動 Auxiliary	會跳舞 wuìh tiumóun	✓	(✓)	(✓)	(✓)	(✓)	(✓)	*	(✓)

#### (四) 其他的謂詞詞尾

下文所討論的，是粵語中常見的謂詞詞尾：

**(1) 親：chàn**

這個詞尾所表示的是：謂詞所引起的一種不如意的感受，用法相當複雜：

首先，如果只有主語加謂詞，而沒有賓語的話，那麼謂詞帶「親」就表示一種被動的動作行爲，不如意的感受是主語的感受，例如：

我嚇親。Ngó haakchàn。 (我給嚇了一跳。)

你因住唔好冷親。Néi yànjyuh mhóu láahngchàn。 (小心別着涼。)

如果用上被動句型「俾……」的話，那麼情形就更加明顯：

你俾邊個打親？Néi béi bingó dáchàn？ (你給誰打了？)

我俾隻狗咬親？Ngó béi jek gáu ngáauchàn？ (我給條狗咬了一口？)

註二〇：趙元任前引書 pp. 663-748。

困住咪俾滾水灑親！Yàn jyuh mái béi gwánseúí luhkchàn！（小心別給熱水燙了！）

其次，如果有賓語的話，而並非被動句，那麼受損的就是賓語：

我係唔係打親你呀？Ngó haih mhaih dáchàn néi a？（我是不是打了你呀？）

隻狗咬親人。Jek gáu ngáauchàn yàhn。（這條狗把人咬了。）

但假如賓語是無生命的物體，那麼受損的還是主語，如：

我撞親道門。Ngó johngchàn douh mùn。（我撞着一扇門。）

佢踢親舊石。Kéuih tekchàn gauh sek。（他踢着一塊石頭。）

又假如賓語所代表的屬於主語的身體一部分，那麼受損的既是主語，又是賓語，如：

我咬親條脷。Ngó ngáauchàn tiuh leih。（我咬了舌頭。）

佢□親隻手指。Kéuih laatchàn jek sáuji。（我把手指頭給燙了。）

「親」又可以用來表示某動作一做，就馬上會引起一個相應的結果，也就是說有「每當」的意思，不過這些句子，仍然有着一種不如意的感受，例如：

郁親就痛。Yükchàn jauh tung。（一動就疼。）

食親就唔自在。Sihkchàn jauh mjihjoi。（一吃就不舒服。）

開親會都要半日。Hòichàn wúih dōuyiu bunyaht。（一開會就要半天。）

講親呢件事，就颯到連飯都唔食。Góngchàn nighn sih, jauh nàudou lih faahn dōu msihk。（一談到這個事，就氣得連飯也不吃。）

如果佢打親你，你就講俾差人知。Yùhgwó kéuih dáchàn néi, néi jauh góng béi chàyàhn jì。（要是他一打你，你就告訴警察。）

就算像：「你打親人就開心。」Néi dáchàn yàhn jauh hoisám。（你一打人就高興。）這句子，似乎引起的是一種「開心」的感受，但從語氣上看來，說話的人分明不贊成此事，且有責備的意思，所以還不能說是「如意」的感受。

## (2)埋：màai

「埋」的用法在粵語裏很多，既可以作謂詞，如「埋岸」màaingingon（靠岸）；也可以作補語，像「行埋呢邊」hàahngmàai nibin（靠這邊兒走）。作詞尾時候的意思，是「擴充範圍」，像：

俾埋呢啲過佢。Béi màai nidi gwo kéuih。（連這個也給他。）

唔該你都去埋啦。Mgòì néi dōu heuimàai lā。（請你也去吧。）

佢交咗個壞朋友，連自己都壞埋。Kéuih gàuujó go waaih pàhngyáuh, lihnh jihgéi dōu waaihmaai。 (他交了壞朋友，連自己也壞了。)

這些句子，若翻成國語，就是「連……也……」的句子，所以有人認為「連」和「埋」是一個介詞，而賓語就插在「連埋」中間，(註二一)這種說法，我們認為比較勉強，因為有的句子可以用「連」，也可以不用「連」，如：

呢間舖頭呀，臘腸都賣埋。Nigàan poutáua, laahpcheúng dōu maaimàai。 (這個舖子呀，連臘腸也賣。)

呢間舖頭呀，連臘腸都賣埋。Nigàan poutáua, lihnh laahpcheúng dōu maaimàai。有的可以前面用了「連埋」，後面再用「埋」，如：

佢連埋你都一齊鬧埋。Kéuih lihnhmaai néi dōu yārchàih naaumàai。 (他連你一起罵。)

佢連你都一齊鬧埋。Kéuih lihnh néi dōu yārchàih naaumàai。

所以「埋」並非和「連」有必然的關係。最合理的解釋是：「連」就像「將」jèung (把)一樣，是要來把賓語提前，屬於前及物式的結構 (pretransitive construction) (註二二) 至於「埋」只是謂詞的詞尾和「連」並沒有必然的關係。至於「連埋」并見，這只是謂詞加詞尾而結合得很緊的情形，「同埋」tùhngmàai (和)「連埋」都是一種複合性的介詞 (preposition) 和「為咗」waihjó (爲了)一樣，是一個整體。

「埋」的擴充範圍，除了在行爲動作所及的事物、面積外，還可以指動作本身而言，把某種進行中止的動作，進行至完畢爲止，例如：

食埋碗飯就嚟喇。Sihkmàai wúnfaahn jauh laih la。 (把這碗飯吃完就來啦。)

睇埋呢個節目就好去喇覺喇！Táimàai nigo jitmuk jauh hóu heui fangaau la！

(看完這個節目，就該去睡了！)

「埋」字的用法很多，所以有時會有含混的地方，比方：

你嘅揸埋嚟。Néige likmaai laih。

假如「埋」是方向補語，那就是「揸」的方向如何，但假如「埋」是詞尾，就表示連你的也要拿來。至於上述的「連埋」是個介詞，也可以是一種謂補結構，如：

註二一：林蓮仙粵語動詞詞尾虛字用法的探討，崇基學報二卷二期，1963, p. 186。

註二二：參趙元任前引書 p. 342。

將兩條繩連埋咗。Jèung léuhngtiuh síng lnhmàaijó。(把兩條繩子連了起來。)

這時的「連」是謂詞，而「埋」則是個方向補語了。

(3)晒：saai

這一個詞尾比上述的還要靈活，意思還要籠統，大致上，它所代表的是概括的意思：有的時候，所概括的是指執事者方面，如：

而家先至十點零啫，你哋馴晒嘅喇？Yìhgā sìnji sahpdím lèhng jē, néideih fan-saai ge làh？(現在才不過十點鐘，你們全都睡了？)

着咗呢件衫，成個靚晒。Jeukjó nigihñ saami, sèhnggo leng saai。(穿了這件衣服，整個人都漂亮了。)

你哋有晒書未？Néideih yaúhsaai syù mei？(你們全都有書了嗎？)

但有的則概括受事方面，如：

你買晒書未呀？Néi máaisaai syù mai a？(你書全都買了沒有？)

啲飯食晒嘞？Difaahn sihksaai làh？(飯都吃完啦？)

有的時候，不但單一個謂詞能用「晒」，甚至連謂補也可以加「晒」，如「打爛晒」dálaahnsaai(全打壞了)，「食完晒」sihkyùhnsaai(全吃完了)。

「晒」是可以用能性式的，這和一般詞尾的性質不同，但是用能性式有一個限制，就是只限於上面所說的第二種情形，也就是說「晒」指的是受事，則可以「得」，假如指的是「執事」，則不可以。

買唔買得晒啲書呀？Máai m̀máai dāksaai di syù a？(書買得全買不全？)

\*你哋有唔有得晒書呀？\*Néideih yaúh myauh dāk saai syù a？

不過形容詞一般能用「得」，如：

呢個人都唔衰得晒。Nigoyahn dōu m̀sèuidāksaai。(這個人也不是全壞。)

我們說過帶詞尾的，一般是不可變成能性式的，然則這個「晒」究竟算不算詞尾呢？而且「晒」又可以和某些詞尾一起出現，像：

呢間房我週圍都搵過晒嘍。Nigàan fóng ngó jàuwàih dōu wángwosai la。(這個房子，我到處都找過了。)

做埋晒啲嗰乞人憎嘅嘢。Jouhmàaisaai di gam hāk yahn jàng ge yéh。(做的全都是討厭的事。)

這樣看來，似乎把「晒」當作補語，更能解釋上面的情形；但我們知道，補語之中，除了方向補語之外，詞尾都是加在整個謂補複詞之後的，但是「晒」卻加在「謂詞+詞尾」的後邊，和一般的補語情形不同：

講贏咗 góng yèhng jó (講贏了) —— 謂-補-詞尾

講埋晒 góng màai saai (全說些) —— 謂-詞尾-

而且「晒」也不能和「咗、嚟」等並見，再加上運用能性式的限制，則歸入補語類，似乎也不太恰當。我們再看「晒」在意義上的空泛，在運用上的靈活，似乎當作「詞尾」比較好些。不過無論怎樣，我們都得加以註明，這是一個獨特的虛字眼，介乎補語和詞尾之間。

#### (4)起<sub>1</sub>: héi

這個詞尾表示的是「談及」這樣的意思，像：

傾傾吓，就傾起你。Kìngkìnghá, jauh kínghéi néi。 (談談就談到你。)

諗起呢件事，我就覺得醜怪。Láhmhéi nìghn sih, ngó jauh gokdāk cháu gwai。

(想起這件事，我就覺得慚愧。)

後一句的「諗起」可以用能性式，如：

我一時諗唔起，第日先答你。Ngó yátsih láhmhéhéi daihyaht sìn daap néi。

(我一時想不起來，改天再答覆你。)

這一個「起」和作補語的「起」、作體貌詞尾「起(上)嚟」的「起」不同，也和下面要談的另一個「起<sub>2</sub>」有別：

補語：擰起啲嘢 líng héi dī yéh (把東西拿起來)

做起啲嘢 jòuh héi dī yéh (把東西做完)

體貌詞尾：喊起上嚟 haam héi séuhng laih (哭起來)

起<sub>1</sub> 講起呢件事 góng héi nìghn sih (談起這件事)

起<sub>2</sub> 從呢處講起 chùhng nìsyu gónghéi (從這兒開始說)

請比較下面兩個句子：

佢哋啱啱講起你嚟。Kéuihdeih ngāamngāam gónghéi néi laih。(他們剛剛還談開起你來着。)

佢地咁就講起你嚟。Kéuihdeih gám jauh gónghéi néi laih。(他們這就開始談到你了。)

從表面上看來，「講起你嚟」這部份完全一樣，但是後一句的「起……嚟」是體貌詞尾，表示開始，而前一個句的「起……嚟」則是兩個語法成份，「起」是這裏討論的謂詞詞尾，表示談及的意思，而「嚟」就是一個助詞，表示剛剛發生的意思。它雖然和動作的發生完成這一類意思有關，似乎是一個體貌詞尾，但是和它結合的不是一個謂詞，而是整個詞組或句子，所以我們把它當作助詞。（註二三）

(5)起<sub>2</sub>：héi

這個「起」也是表示開始的意思，但是體貌詞尾的「起(上)嚟」是表示動作的開始，而這個「起」則表示從甚麼或從甚麼時候開始這個動作，像：

由呢一頁讀起。Yáuh niyátyihp duhk héi。 (從這一篇開始唸。)

由九點鐘做起。Yáuh gáudím jùng jòuh héi。 (從九點開始做。)

(6)哋：déi

這是一個真正虛之又虛的詞尾，完全沒有實在的意義。它的出現情形也很特別，只有在謂詞重疊的時候才能帶詞尾「哋」，表示「略、稍」的意思。重疊的音節也常常發生變調，變調的形式是：假如謂詞本身是高降或高平調，那就兩個音節全變作高平，如：

顛 dìn (瘋)：顛°顛°哋 dìn dìn déi

高 gòu (高)：高°高°哋 gōu gōu déi

福 fūk (僂)：福福哋 fūk fūk déi

至於其他的聲調，就一般第二音節變高升調，如：

白 baahk (白)：白白\*哋 baahk báak déi

紅 hùhng (紅)：紅紅\*哋 hùhng hùhng déi

至於甚麼謂詞才可以這樣重疊而帶詞尾呢？因為這一個形式是表示程度稍為怎麼的意思，所以只有能够容許程度上有比較的形容詞和狀態謂詞，才可以有這種變化，像：

形容詞：麻麻\*哋 mǎhmǎdéi (馬馬虎虎)

定定\*哋 dīhng dīngdéi (冷靜一點儿)

熱熱\*哋 yihyítédéi (有點儿熱)

註二三：國語裏的「來着」用法和粵語裏的「嚟」有些地方很相像。王力認為這是一種體貌，叫作近過去貌，詳參前引書 pp. 321-323；但是趙元任先生已在他的文法中將之歸入助詞類，見前引書 p. 810。



狀態謂詞：識識哋英文 *siksikdèi Yingmàn* (懂一點兒英文)

明明哋你講乜 *míngmíngdèi nái góngmāt* (稍為有一點兒懂你在講甚麼)

憎憎哋呢啲 *jāng jāng dèi nidì* (有點兒恨這個)

有的時候，因為類化 (analogy) 的關係，有些別的動詞也能用上這種形式，例如：

助 謂 詞：會會哋游水 *wúihwúihdèi yáuh séui* (也有人用變調 *wúihwúihdèi*) (游泳稍為懂得一點)

動作謂詞：食食哋辣 *sihksihkdèi laaht* (稍為吃一點兒辣)

傷傷哋風 *sēungsēungdèi fùng* (有點兒傷風)

雙音節的謂詞一般是沒有這種重疊式的，不過間中也可以聽到：乾乾哋淨 *gōngōn dèijehng* (還乾淨)，鍾鍾哋意 *jūngjūngdèiyi* (還喜歡) 這樣的句子，不過總覺得有點不大順耳，不太自然。

#### (7)吓：há

這是一個特別的詞尾，所表示的意思是正當這動作行為在進行的時候，別一件事情發生了，例如：

食食吓飯，忽然有人嚟搵我。 *Sihksihkhá faahn, fāt yih yáuh yàhn làih wán ngó*。(正在吃飯的時候，突然有人來找我。)

所以這是一種複合句 (complex sentence)，「忽然有人嚟搵我」是主句，而「食食吓飯」就是表示時間的從句，而從句的標誌，就是謂詞重疊加「吓」。請注意這裏的重疊是不會發生變調的情形的。

一般來說，謂補結構是不容許這種重疊的，如「打爛」*dálaahn* (打壞) 就沒有\*打吓爛；但是謂賓卻可以用這種形式的，如：

傾傾吓偈，又話去街。 *Kingkinghá gái, yauh wah heui gāi*。(正在談着天，又說出去。)

甚至謂賓已成複詞，像上文所舉的例子「生性」*sàngsing*，也可以拆開來重疊加「吓」如：

生生吓性，突然又百厭翻。 *Sāngsàng há sing, dahtyìhn yauh baak yim fàn*。(已經一直在變好，突然又頑皮起來了。)

我們現在再舉數例如下，表示這個詞尾的特別用法：

上上吓堂，忽然走火警。 *Séuhng séuhnghá tòhng, fātyìhn jáu fógíng*。(正在上課的時候，忽然要練習「火警」。)

你睇吓盞燈，着着吓又熄咗。Néi táiháh jáan dāng, jeukjeuk há yauh sik jó。  
 (你望望那眼燈，本來已經亮了，又熄了。)

撞親嗰度，痛痛吓重起咗個瘤添。Johngchàn gódonh, tungtunghá, juhng heíjó  
 go láu tim。(給碰到的地方，先是疼，現在還腫了起來。)

(8)吓：háh

這個「吓」háh和上面的「吓」há，不但聲調不同，而且意思用法都差得很遠。

趙元任先生認為國語裏有一個叫「嘗試體」(tentative aspect)的體貌詞尾，是把握謂詞重疊而成，後一個音節輕聲，如「看.看」「來.來」，(註二四)王力則管它叫「短時貌」(註二五)他們都認為這個謂詞重疊式，實際上是來自「看一看」，「來一來」這種語式。「看一看」的第一個「看」是動詞，後面的「一看」就是同指賓語，和「看一下」的結構一樣：但是因為「看.看」「來.來」的後一音節都是輕聲，所以認為是一種介乎構詞和造句之間的結構，粵語中相當於這形式的有兩種：

看一下(國)：睇吓 táiháh(粵)

看一看(國)：睇睇 tái tái(粵)

不過粵語中「睇睇」和「睇吓」的意思不盡相當，例如：

你試吓件衫，睇吓啱唔啱着。Néi síháh gihn sāam, táiháh ngāamngāam jeuk。  
 (你試試這種衣服，看看合穿不合穿。)

也可以說成：

你試\* 試件衫，睇睇啱唔啱着。Néi sísi gihn sāam, tái tái ngāamngāam jeuk。  
 這兩句似乎差不多，但是「試\*試」、「睇睇」還保持着「試一試」、「睇一睇」的意思，而「試吓」「睇吓」的「吓」字，則已經失去「一下」的意思，純粹是一個詞尾，所以下面這兩個句子中：

唔該你俾張報紙我睇吓。Mgòì néi béi jèung boují ngó táiháh。(謝謝你給張報紙給我看看。)

我間中都睇吓報紙㗎。Ngó gaanjùng dōu táiháh boují ga。(我偶然也看看報紙。)  
 前一句可以改用「睇睇」，而後一句則不能，因為前一句可以容許「一睇」的意思，而後一句既說「間中」，那當然不只「一睇」了。

註二四：趙元任前引書 p. 252, 又 pp. 204-205。

註二五：王力前引書 p. 326。

因此我們可以說：粵語中謂詞重疊實在是謂賓的一種省略式，其中的變調：試\* 試 sí si，嚟\* 嚟 láilaih 正足以說明這個省略作用。

至於「試吓」「睇吓」的「吓」字又當何解呢？趙先生認為國語裏的「看.看」、「來.來」當翻成粵語的「睇吓」「嚟吓」，而且我們又說這「吓」字雖是來自「一下」，但卻已差不多失去「一下」的意思，而成爲一種詞尾，但爲甚麼我們不把它當作體貌詞尾呢？

不錯，「吓」是緊附在謂詞之後，插在謂賓中間，如：食吓飯 *sihkháh faahn*（吃吃飯），「飲吓茶」*yámháh cháh*（喝喝茶），謂詞帶方向補語或結果補語時的情形，和「咗、嚟」一樣：

行吓入去。*Hàahng'háh yahp'heui*。（走走進去。）

整爛吓，喺！（恐嚇語氣）*Jíng laahn háh, nàh!*（你弄壞了着！）

它也不能用能性式：\*打得爛吓 *dádáklaahn'háh*，\*打吓得爛 *dáháhdak laahn*；但是有一點很重要的是：「吓」字可以和其中幾個體貌尾放在一起，像：

學過吓英文。*Hohkgwo háh Yíngmàn*。（他曾經學過點英文。）

食過吓夜粥。*Sihkgwóháh yehjúk*。（他學過點功夫。）

佢諗咗吓先至話……*kéuih láhmjóháh s'ínjwah*……（他想了想才說……）

雖然這裏頭的結構是 謂詞+體貌詞尾+吓，謂詞先帶了體貌詞尾，然後再整個帶詞尾「吓」，但是這一種性質卻是其他體貌詞尾所沒有的詞尾。而且「吓」還有一個用法是能和形容詞等結合，表示「頗能、頗爲」的意思，大多數前面有表示程度的副詞，如：

幾靚吓。*Géi leng háh*。（蠻漂亮。）

日頭晒住，好熱吓。*Yah'ttáu saaijyuh, hóu yihtháh*。（太陽晒着，很熱。）

謂補結構的能性式，也能帶「吓」，當形容詞來用，如：

嗰個肥仔，幾食得吓。*Gógo fèihjái, géi sihk'dákháh*。（那個胖子，很是能吃。）

你唔好見佢瘦猛猛，其實佢好玩得吓㗎。*Néi mhóu gin kéuih saum'ángm'áng, kèihsaht kéuih hóu wàandák ga*。（你別看他瘦瘦的，他很能玩。）

假如這種最小的能性式再帶賓語，那麼情形就會有兩種了：

幾捱得苦吓 *géi ngàaidák fú háh*（很能吃苦）

幾捱得吓苦 *géi ngàaidákháh fú*

後一個是 捱得吓+苦，前一個則是 捱得苦+吓，在意思方面，似乎差不多，但

試比較下面兩句：

佢嘅病好翻啲喇，而家食得吓飯。Kéuih ge behng hóufàandī la, yìhgā sihk dākháh faahn。 (他的病好點了，現在能吃點飯了。)

佢人仔細細，好食得飯吓。Kéuih yàhnjái saisai, hóu sihk dāk faahn háh。 (他個子小小，可是相當能吃。)

前一句是減低程度，後一句是增加程度，用法不同。

所以根據這種種的特別情形，我們把「吓」從體貌詞尾中抽出來，而只當作是一個普通的謂詞詞尾。

最後，我們且談談兩個似乎是詞尾的字眼，一個是「啲」，一個「法」：

「啲」 di

形容詞的比較句中，常有這個「啲」字，如：

佢高過我啲。Kéuih gàugwo ngó di。 (他比我高點儿。)

國語中相當的是「點儿」，趙先生認為這個「(一).點儿」是「一點儿」的弱化式，後者便是所謂的同指賓語；但是兩個的意思不太相同，比方：好·點儿就是“better”的意思，而「好一點儿」就是“only a little better”，所以「太陽的本事大一點儿」的「一點儿」要是輕聲，那就是很清楚的一個「高於級」(superior degree)；但「一點儿」要是重讀，那就真的只大一點儿，反把「高於」的程度減低了，他認為輕聲的就是詞尾，而重讀的只是賓語，身份不同。(註二六)

粵語中一般是沒有輕讀的，用「啲」或者「一啲」所表示的就是國語裏輕讀的「.點儿」，要表示國語裏重讀的「點儿」那就把「啲」重疊，如：

太陽嘅本事大一啲。Taaiyèuhng ge búnsih daaihyātdi。

太陽嘅本事大一啲啲。Taaiyèuhng ge búnsih daaihyātdidi。

但這並不表示說：粵語中的「(一)啲」既相當輕讀的「.點儿」，所以就是詞尾。我們知道，粵語中的比較式和國語不同：

我比你高.一.點儿。(國)

我高過你(一)啲。(粵) Ngó gàugwo néi (yāt) di。

因此國語裏的「.一.點儿」總是緊貼在形容詞之後，正像是一種詞尾，但粵語裏的「一

註二六：趙元任前引書 p. 680, 又 p. 682。

啲」卻和形容詞隔了開來，當作詞尾，似有不當，所以我們還是把它看成一種同指賓語。

至於形容詞後面不帶甚麼，如「叻啲」lǎkdi（本事點兒）「乖啲」gwàaidi（聽話點兒）甚麼的，雖然「啲」是緊跟在謂詞部份之後，但為求整齊一統起見，我們也一律當作賓語，而不另歸一類做詞尾。

附帶一提的是：謂詞帶了方向補語之後，還可以再帶上這個「啲」，以示程度上的比較，例如：

將啲嘢擠過去啲。Jéung di yéh jài gwoheui di。（把東西擺過去點兒。）

呢處唔够位，唔該你泊埋啲。Nisyu m̀gau wái, m̀goi néi paakmàaidi。（這地方不够，請你擺進去點兒。）

「法」faat

趙元任先生把「這話得怎麼說法」的「法」當作謂詞詞尾，因為「法」或「法子」既是輕聲，同時前頭能用副詞「怎麼」「這麼」「那麼」來修飾，所以不可能是名詞。

（註二七）

粵語裏的情形也是一樣的，像：

呢句說話應該點講法？Nigeui syutwah yinggòì dím gòng faat？（這句話該怎麼說法？）

佢係噉衰法嘅嘍！Kéuih haih gam sèuifaat ge la！（他是這麼壞的！）

不過我們覺得這個「法」既不是名詞，也不是詞尾，因為謂詞詞尾是和謂詞結合的，而這個「法」卻能和整個謂賓、謂補結合，例如：

佢點鬧你法？Kéuih dím naau néi faat？（他怎麼罵你？）

你噉惡死法，個個都憎死你！Néi gam ngokséi faat, gogo doū jàngséi néi！

（你這麼兇法，個個都恨死你！）

換言之，這不是詞尾，而是語尾，所以我們認為也歸入助詞類才對。

---

註二七：趙元任前引書 pp. 252-253。

# Some Common Predicative Suffixes In Cantonese

(A Summary)

SAMUEL CHEUNG HUNG-NIN

Verbs and adjectives in Chinese have certain grammatical properties in common, and are thus grouped under the category of “predicatives”. The suffixes that predicatives take are bound forms which are not only vague in meaning and versatile in usage, as most affixes are also mutually exclusive and incapable of appearing in potential forms. In fact, the last two points may serve as a test to differentiate a complement from a true suffix to a predicative.

Among the common predicative suffixes found in Cantonese as spoken in Hong Kong, there are seven productive morphemes which are semantically related to the status of an action or of a state in regard to its beginning, continuance, completion, etc. These are traditionally known as aspects.

1. A zero suffix indicates a habitual action, a near future action, or a non-predication;
2. “jǒ” means completed action;
3. “gwo” expresses indefinite past experience;
4. “gán” shows the progression of an action;
5. “hòì” suggests both the habitual and continuative aspects of an action;
6. “jyuh” implies that an action is in a static state; and
7. “héiséuhnglaih” signifies the beginning of an action.

Other predicative suffixes discussed in the article are:

1. “chàn” denoting an unfavourable feeling;
2. “sai” expressing the completion of an action in reference to the quantity;
3. “màai” referring to the finishing up of the last bit;
4. “héi<sub>1</sub>” relating an object to a predicative meaning “talking”;
5. “héi<sub>2</sub>” telling the starting point, temporally or spatially, of an action;
6. “déi” lessening the degree of the meaning of the predicative which is reduplicated;
7. “há” together with the reduplication of the predicative, meaning “when this action is taking place”; and
8. “háh” showing the tentative aspect of an action.